



從姓名出發，尋找家族、部落、身分認同

名前から親族、村落、身分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探る

Starting from Personal Names: The Search for Family, Community, and Ethnic Identity

文・圖 | 章騰允 Usay Dopoh (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專任助理)

阿美族語中，認識彼此時常會問 Cima kiso? (你是誰?) 一個人說出自己的名字後，通常會談及父母、家族與部落。姓名因此不只是回答「我是誰」的方式，也可能成為辨識關係的起點。當名字與家族記憶相連，身分的來處也隨之浮現。相較於 Cima kako? (我是誰?) 對自身的提問，Cima kiso? 更著重一個人與家族、部落之間的關係。朋友 Ngangis 曾說：「名字定錨了自己在部落還有文化裡的座標。」對於在都市成長的我來說，這個座標是在理解姓名、追尋家族與走進部落的過程中逐漸對焦。

比文化更早認識的身分

最早感受到原住民身分所帶來的不同，是來自國中階段的升學經驗。當時第一次發



部落有教室palakaw材料蒐集。

現，原住民學生在升學制度中所適用的在校成績百分比，與非原住民學生的百分比有明顯差距，也因此開始感受到同儕對升學優惠的質疑與酸言酸語。到了高中準備大學個人申請時，又接觸到原住民外加名額制度，網路上甚至有人將其誤解為占用一般生的入學機會。

在真正理解文化以前，最

先認識的是制度裡的原住民身分。行政制度早已認定我是原住民，身邊的人也透過升學制度注意到這個身分，但當時對自己的家族、部落與文化仍只有部分的認識。原住民身分很早就出現在生活裡，最初呈現的卻是升學名額與他人的眼光。



在真正理解文化以前，最先認識的是制度裡的原住民身分。行政制度早已認定我是原住民，身邊的人也透過升學制度注意到這個身分，但當時對自己的家族、部落與文化仍只有部分的認識。



一個名字背後有多少人

我的族語名字是 Usay，真正開始理解 Usay，是進入大學以後。課堂中曾學習如何透過戶政單位調閱日治時期留下的戶籍資料，再按照其中的親屬關係，畫出自己的家族樹。有些同學還能從《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》等早期文獻中找到祖先與家族脈絡，我卻沒有如此清楚的線索，只能從現有資料中抽絲剝繭，慢慢梳理名字的傳承。

所幸家族本身有整理族譜，將族譜、戶籍資料與長輩



回到部落與年齡階層祭典後合影。

所知道的親屬關係相互比對後，才逐漸知道 Usay 從何而來。這個名字傳承自曾祖母，沿著家族譜系往上追溯，還能找到更早使用 Usay 之名的女性祖先。我的名字連結祖父一脈的樟原部落，姊姊的族語名字則傳承自祖母所屬的大埔部落。同一個家庭中的兩個孩子，各自承接不同的名字，也連結著不同的家族與部落。真正把家族樹畫出來後，才理解這個名字並非從自己開始。

追查 Usay 也讓我開始好奇媽媽的家族歷史。過去熟悉外公、外婆和身邊的親人，卻很少追問他們的上一代是誰，又曾經歷過什麼。於是開始向

媽媽和長輩詢問，原本只是為了尋找族語名字而開始的追查，最後卻順藤摸瓜，延伸到父母兩邊的家族歷史。

媽媽是平地人，童年時期跟著外婆生活，最先習得的語言也是台語。開始學習阿美族語後，媽媽和家人會肯定學習上的投入；看到穿著族服，也會稱讚服飾漂亮。對阿美族文化的理解逐漸增加，並沒有因此減少與其他家人的連結。相反地，追尋家族歷史的經驗，也讓我重新認識父母兩邊的家族，以及自己與他們的關係。

可視化的親緣連結

族語名字讓家族歷史逐漸

我同樣認為原住民族需要向前走，只是所理解的「向前」，並不意味著必須與過去割裂。知道自己的來處並非故步自封，而是在既有的家族與文化基礎上，累積屬於這一代人的生活經驗。



清楚，漢姓則曾在現實生活中，意外讓原本陌生的親緣關係變得具體。漢姓不是阿美族原有的命名制度，但經過數代人的使用，在部落裡有時也具有辨識家族的作用。我的家族共有五個不同的漢姓，直到求學期間，才因為姓氏與一名原本不熟識的親戚在學校相認。

最初只是從姓氏開始確認，後來知道彼此原來是同一家族的孩子。對方比我熟悉部落，也成為後來帶我走進部落的人。我們曾一起回到部落採



大學期間一起學習文化的同儕。

集並記錄歌謠，在過程中拜訪長輩，也開始認識原本陌生的親屬。有時只要說出姓氏，長輩便能大致知道是哪一家的孩子，再從父母、祖父母確認彼此的關係。

那次因姓氏發生的相認，讓原本只存在於祖譜上的紀錄，成為實際往來的關係。學習族語、記錄歌謠與認識部落文化，不再侷限於個人興趣。當知道自己的名字從誰而來，也知道身邊這些長輩與自己有什麼關係後，對文化傳承便多了一份與家族有關的責任。

有人帶著，文化才走進生活

在都市成長的經驗，也讓文化學習經常發生在家庭以外。大學時曾很羨慕高中就讀原住民專班的同學，當他們想學習文化時，身邊有可以一起

討論、實作的人。當時有原住民專班出身的朋友帶著我們縫製情人袋，從挑選十字繡圖樣開始，大家會討論不同圖案的意義，也會好奇哪些是各自熟悉的阿美族圖紋。這些看似簡單的實作，讓原本需要刻意尋找的文化知識，在同儕交流中融入生活。

大學期間也曾參加族群學生會發起的「部落有教室」。暑假時，在Fata'an（馬太鞍）部落的同學帶領下，跟著部落長輩及青年進入水域，學習Palakaw（巴拉告，生態補魚工法），將lakaw（生活裡的廢棄物）拆解後，再重新蒐集素材搭建。當地同學說，這是他們每年ilisin（豐年祭）前跟著年齡階層共同進行的工作。對他而言是熟悉的生活經驗，



親屬及部落青年協助紀錄片拍攝。

對同樣具有原住民身分、卻在都市長大的我而言，卻是過去很少接觸的事情。

後來回到自己的部落，也逐漸由旁觀者轉為參與者。進入所屬的年齡階層後，才開始看見部落內部正在發生的變化。由於人口外移，加上不同世代的人數與年齡差距，部分年齡階層已出現斷層，只能整併運作。過去只是從外部認識年齡階層制度，真正成為其中一員後，看著原有分工的年齡階層逐漸整併，難免感到唏噓，也更直接感受到文化傳承面對的現實。

ilisin（豐年祭）期間青年之父也安排撒網、釀酒等活動，增加不同世代實際參與的機會。第一次嘗試撒網時，因為不熟悉操作，也擔心自己做不好會被笑。部落的哥哥們直

接上前示範，姊姊們則在旁邊替我加油。對文化學習起步較晚的人而言，這些微小的互動，卻可能成為下一次願意繼續參與的原因。

向前走，也記得從哪裡來

父親曾說，原住民族是不斷向前走的民族。有能力的人走出去，在不同的地方發展，讓更多人看見原住民族，也是民族發展的一部分。部分過去的生活方式隨時代與環境改變而逐漸消失，也有其歷史因

素。這樣的想法與我並不完全相同。我同樣認為原住民族需要向前走，只是所理解的「向前」，並不意味著必須與過去割裂。知道自己的來處並非故步自封，而是在既有的家族與文化基礎上，累積屬於這一代人的生活經驗。

學校沒有取代家庭，課堂也無法取代部落，但對文化學習較晚起步的人而言，學校與同儕可以提供接觸文化的機會，家族與部落則讓這些知識逐漸進入生活。民族教育的重要，或許也在於讓不同成長背景的孩子，都有繼續認識自身文化的可能。

回到 Cima kiso？（你是誰？）答案或許不只在自己身上。姓名曾讓我循著家族的歷史向前追溯，也在現實生活中辨識親屬、重新走進部落。身分認定與發自內心的身分認同都真實存在，而姓名所牽起的，正是身分背後一個個具體的人與地方。◆



章騰允 Usay Dopoh

台東縣長濱鄉樟原村樟原部落人。阿美族。1998年生。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學士。現任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專任助理，曾任花蓮縣政府新聞科約用人員。目前致力於原住民族事務推動，並關注原住民族文化知識傳播與數位科技應用。